家書

足本

# 曾文正公全集

乙亥二月

杜就田署

#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一

道光二十年（庚子歲）二月初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：

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，付湘潭人和紙行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，男占三輛半，行三百餘里，至河南八里汝度歲。正月初二日開車，初七日至周家口，即換大車。僱三套騾車二輛，每套錢十五千文，男占四套半，占二套。初九日開車，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，就擱四天，獲百餘金。十六日起行，即於是日三更趁風平浪靜徑渡黃河，廿八日到京。一路清吉平安，天氣亦好，惟過年二天微雪耳。

到京住長郡會館，卸車二月初一日，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，每月賃錢四千文，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，三人聯會，聞日一課，每課一賦一詩，謄真。初八是湯中堂老師大課，題『智若禹之行水賦』，以『行所無事則智大矣』爲韻，詩題『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「吹」字』。三月尚有大課一次，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，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。

岱雲江南山東之行，無甚佳處，到京除償債外，不過存二三百金；又有八口之家。

男路上用去百金，刻下光景頗好。按家眷之說，鄭小珊現無囘信。伊若允諾，似儘妥妙；如其不可，則另圖善計，可因兒子太小故也。

家中諸事都不罣念，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？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，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。男在京一切謹愼，家中儘可放心。

又稟者：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，百日以內禁婚嫁，期年禁燕會音樂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。是日男在何家早飯，並未聞其大病，不數刻而凶問至矣。爰後加太子太保銜。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。自前年出京後，同鄉相繼逝者，凡七人，光景爲之一變。

男現愼保身體，自奉頗厚。季仙九師陞正詹，放浙江學政，初十日出京。廖鉅夫師陞尚書。吳竹甫師任福建巡撫。朱師徐師鑾觀並已囘南矣。

詹有乾家騾到京，竟不可用，以膠太重也，擬仍付囘，或退或用隨便。

按家眷事，三月又有信囘家中。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，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錢，以煩瑣爲費，謹此跪稟萬福

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辛丑）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萬福金安：

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。十六日摺弁又到。孫男等平安如常。孫婦亦起居維慎。曾孫數日內添一顧哭鬧，因母乳日少，飯食難喂，每日兩飯一粥。

今年散館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，僅三人改部屬，三人改知縣。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謂極盛！

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諭派親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軍機大臣、大學士、六部尚書會同審訊，現未定案。

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，日內頗患咯血，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。

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，已經收到，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。蘭姊以何時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

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絕無解危之處，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，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。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補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。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難嘘枯回生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，救難濟急，孫所知者已難指數，如厚昌一之孤，上與叔之妻，定有之子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羅菩樟樹堂各施，皆代爲籌畫，加矜恤。凡他人所束手無策，計無復之者，得祖父善爲調停，旋乾轉坤，無不立即解危，而況楚善八叔，同胞之親，萬難之時乎？

孫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無消息，不知同堂諸叔日前光景。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，輒敢冒昧饒舌。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！楚善叔事，如有設法之處，望詳細寄信來京！

茲逢摺便，敬稟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，嗣後共接家信五封。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，係第二號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。廿二日接父親在廿里舖發信。四月廿八日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，申刻又接在沛梁寄信。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，——內有四弟信六弟章文五首，——諸悉祖父母大人康強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諸弟讀書發奮，並喜父親出京，一路順暢，自京至省僅二十餘日，真極神速！

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，四月十一發六號，十七發七號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遭際男身體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漸早，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則頭昏，故常冥心於無用，優游涵養，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。

九弟功課有常，觀記九本已點完，鑑已看至三國，斯文精孝，詩文各已讀半本。詩略進功，文章未進功。男亦不求速效，觀其領悟已有心得，大約手不從心耳。

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須扶持，尚未能言；無乳可食，每日一粥兩飯。家婦身體亦好，已有葵熊之喜。婢僕皆如故。

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，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。同鄉六人得四庶常，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，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。

同鄉京官如故。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，梅霖生病勢沈重，深爲可慮。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，男已道達此意。

廣東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，茲將抄報付回。

男等在京自知謹慎，堂上各老人不必罣懷。

家中事，爾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謹稟。即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：

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，內有六弟文二篇，廣東事抄報一紙，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，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，絹寫格言一幅，孫國荃寄呈文四篇，詩十首，字一紙，呈堂上稟三紙，寄四弟信一封，不審已收到否？

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，得悉一切，不勝欣慰。

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。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，服藥一帖，次日即愈。初二日復患腹瀉，服藥二帖即愈。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，比請鄭小珊診治，次日添請吳竹如，皆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。三日內服藥六帖，亦無大效。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，漸次平復。初一二兩日未吃藥，刻下病已全好，惟脾元尚虛，體尚未復。孫等自知細心調理，觀其行走如常，飲食如常，不吃藥即可復體。堂上不必罣念。家孫婦身體亦好，婢僕如舊。

同鄉梅霖生病，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脈，廿五日子時仙逝。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倚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賻儀共五百兩。吳甄甫大子（戊戌總裁）進京，賻贈百兩。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。計京中用費及還欵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，其餘尚可周恤遺孤。

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諸事殷繁，荃孫亦未得讀書。六弟前寄文來京，尚有三篇，孫未暇改。

廣東事已成功，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。將上諭鈔回，前半節，其後半載陞官人名，未及全鈔。

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調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設法？望於家信內詳示。

孫等在京別無生計，大約冬初即須借賬，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，不勝愧悚。

吳春岡分發浙江，告假回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餘容續稟。

即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孫跪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

孫男國潘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：

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，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，係正月二十八日發，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勝欣幸。

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約七月可到。

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，添祥坪借錢三百四十千，其實祇三百千，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。丹閣叔因我家景況艱窘，勉強代楚善叔解厄，將來受累不淺，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，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。蓋事前說出，則事必不成；不成，則楚善叔逼迫無路，二伯祖母奉養必闕，而本房日見潰敗，終無安靜之日矣。事後說出，則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，無地自容，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，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轉稟告祖父大人。現在家中艱難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幾，可以付渠。八月心齋兄南旋，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，付回家中歸楚，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，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。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挪西支，從無充裕之時，亦從無凍餓之時，家中不必繫懷。

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，公項存件亦已無幾。

孫日內身體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雖全愈，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涼米吃二次，乳已全無，而伊亦要吃。據醫云：『此等乳最不養人。』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斷乳。從前發熱須躁，夜臥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諸患，此時皆已去盡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現在尚服補脾之藥，大約再服四五帖，本體全復，即可不藥。孫婦亦感冒三天。鄭小姍云：『服涼藥後，須略吃安胎藥。』日下亦健爽如常。甲三病時，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，求病愈了今年酬願，又言西沖有尊佛神像，祖母曾叩許裝修，亦係爲甲三而許，亦求病愈今年酬願。

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，其子可於七月扶櫬回南，同鄉各官如常。

家中若有信來，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。肅此，謹稟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

男國潘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

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，知家中已經收到。

六月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，國荃寄四弟信一件，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，不知俱已收到否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二次信：一係河間廿里鋪發，一沝梁城發，一武昌發，又長沙發信亦收到。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。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，慎詒堂四書朋易各一部，小皮箱三口（有布套）龍鬚草蓆一牀，信一件，又叔父手書，得悉一切，譜已修好，楚善叔事已有成局，彭山屺處兌錢四十千文，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：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，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。外歐陽牧雲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齋家信二，荊七信一，俱收到。

彭山屺進京，道上爲雨泥所苦，又值黃河水漲，渡河時大費力，行李衣服皆濕，惟男所寄書稟收貯箱內，全無潮損，眞可感也！到京又以臘肉蕈茶送男。稟於初九晚到，男於十三日請酒，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。稟於十八日賃住黑市，離城十八里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，男必去逶考。

男在京身體平安，國荃亦如常。男婿於六月廿三四感冒，服藥數帖全愈，又服安胎藥數帖。孫紀澤自病全愈後，又服補劑十餘帖，現下體已復元，每日行走歡呼，雖不能言，已無所不知，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。僕婢皆如常。周貴已薦隨陳寶心回南，其人盡而負恩。蕭祥已跟別人，男見其老成，加錢呼之復來。

男日下光景漸窘，恰有准銀接濟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。今年尚可勉强支持，至明年則更難籌畫。借錢之難，京城與家鄉相仿，但不勒追强逼耳。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項內，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，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。近因完彭山屺項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錢日多，恐難再付銀回家。

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；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，取吉日也。棉花六條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，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，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。每月大錢十千，收拾又須十餘千。

心齋借男銀已全楚。稟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，又有各項出息，稟言尚須借銀出京，不知信否？

廣東事前已平息，近又傳聞異辭。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，楊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。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吉明往天津，哈哩阿往山海關。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，沝梁四面水圍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。現聞泛溢千里，恐其直注洪澤湖，又聞將開捐名豫工，例辦河南工程也。

男已於七月留鬚。

楚善叔有信寄男，係四月寫，備言其苦。近聞衡陽田已賣，雖可勉强度日，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嘗他，曾稟告叔父，未稟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稟之過。其餘細微曲折，時成時否，時朋買，時獨買，叔父信不甚詳明。楚善叔信甚詳，男不敢盡信。總之，稟但免債主追逼，即是好處。第目前無屋可住，不知何處安身？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，則流離四徙，尤可憐憫！以男愚見，可仍使

渠住近處，斷不可住衡陽。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。若有餘貲，則仰田耕作。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。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。渠若允從，則男另有信求堯階，租穀須格外從輕。但路太遠，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。堯階諄諄託心齋帶回。

歲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，簿籍不飭，聲名狼藉，如有真實劣蹟，或有上案，不妨鈔錄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。但須機密。

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？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憂，總以發憤讀書爲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間斷。九弟閱易知錄，現已看至隋朝。溫經須先窮一經，一經通後再治他經。切不可兼營並騖，一無所得。厚二總以菁熟爲主，每日讀詩一首。有諸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，信甚長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閣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勝欣幸。

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間，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偪仄，此時房屋寬敞，氣象軒敞。男與九弟言：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！男身體平安。九弟亦如常。前不過小恙，兩日即愈，未服補劑。甲三自病體復元後，日見肥胖，每日歡呼趨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婦亦如恆。九弟禮記讀完，現讀周禮。

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。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，凡言萬不致誤。男訂待渠到京，日償還其銀，若到家中，不必還他。

又男寄冬朵一簍，朱堯階諄諄託交朱蘭山轉寄。

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，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，至今無回信，殊不可解。

顏字不宜寫白摺，男擬改臨褚柳。

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覓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萬拜！若得再覓一具，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。敬謝叔父，另有信一函在京，一切自知謹愼。男跪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姪國藩敬稟叔父大人侍下：

本年家信三號，正月一號，至今尚未收到。由彭九峯寄之信，七月初九收到。七夕所發之信，八月十四收到。欣悉家中一切。三月之事，本姪分所當爲，情所不得已，何足挂齒！

前年跪託之事，蒙在澄前買得頂好料一具，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。感忭難名。更求再買一具，即於今冬明春講木匠辦就。

其所需之錢，望寫信來京，姪可覓便付回。一切經營費心，何能圖報！

嬸母之病全愈，不知是何光景？曾否服藥？尚有不時言笑否？若有信來，望詳細示知爲幸。肅此，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姪率弟國荃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，內係得父親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閣叔信一。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等在京身體平安。甲三母子如常。惟九弟迫思南歸，不解何故。自九月初間，即言欲歸。男始固駁異，再四就詢，終不明言。不知男何處不友，遂爾開罪於弟，使弟不願同居。男勸其明白陳辭，萬不可藴藏於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責之，婉言導之，使男改過自贖。再三勸諭，而終無一言。如男全無過愆，弟願歸侍定省，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，待回信到時，家中諭令南歸，然後擇伴束裝，尚未爲晚。

男因弟歸志已決，百計阻留，勸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願，欲與彭山屺同歸。彭會試罷屈，擬九月底南旋，現在尚少途費，待渠家寄銀來京，男日下已告匱，九弟若歸，途費甚難措辦。

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，河南水災，豫楚一路飢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詠芝前報扶櫬南歸，行李家眷僱一大船，頗挾重資，聞昨已被搶劫，言之可慘。

九弟年少無知，又無大幫作伴，又無健僕，又無充裕途費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，兼此數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萬萬不令弟歸。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。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。弟若婉從，則讀書如故。半月內男又有稟呈。弟若執拗不從，則男當資以大義，必不令其獨行。

自從閏三月以來，弟未嘗片語違忤，男亦從未加以詞色，兄弟極爲湛樂，茲忽欲歸，男寢饋難安。展轉思維，不解何故。男萬難辭咎！父親寄諭來京，先責男教書不盡職，待弟不友愛之罪，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，弟當翻然改悟。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，不膺戰慄待罪之至！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，俾知悛悔遵守，斷不敢怙過飾非，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。

男謹稟告家中，望無使外人聞知，疑男兄弟不睦，蓋九弟不過堅執，實無絲毫怨男也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，知家中老幼安吉，各親戚家並皆如常。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，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，皆未收到。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，十八發第十二號，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，不知皆收到否？

男在京身體平安。近因體氣日强，每天發奮用功，早起溫經，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。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，皆過

筆圈點。若有就閣，則止看一半。九弟體好如常，但不甚讀書。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，男再四勸慰，詢其何故，九弟終不明言，惟不讀書，不肯任上房共飯。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婦獨在上房飯。九月一月皆如此，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婦和易如常，男夫婦相待亦如常，但不解其思歸之故。

男告弟云：『凡兄弟有不是處，必須明言，萬不可蓄疑於心。如我有不是，弟當明爭婉諷。我若不聽，弟當寫信稟告堂上。今欲一人獨歸，浪用途費，錯過光陰，道路艱險，爾又年少無知，祖父母父母聞之，必且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，我又安能放心？是萬萬不可也。』等語。又寫書一封，詳言不可歸之故，共二千餘字。又作詩一首示弟。弟微有悔意，而尚不讀書。

十月初九，男及弟等恭慶尊辰。十一日，男二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請衣冠為男祝賀，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，和好無猜。

昨接手諭，中有示荃男一紙，言『境遇難得，光陰不再』等語，弟始愧悔讀書。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，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恐惶改悟，是知非弟之幹，乃男不能友愛，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。伏求更賜手諭，責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過，幸甚！

男婦身體如常。孫兒日見結實，皮色較前稍黑，尚不解語。

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，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。此項例聽經管支用，俟交卸時算出，不算利錢。男除用此項外，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，若稍省儉，明年尚可不借錢。比家中用度較奢華。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。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。此輪次挨派者。

英夷之事，九月十七大勝，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二十三名，斬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。

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，同鄉何宅盡室南歸。餘俱如故。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。敬呈近事，餘容續稟。男謹稟。

又呈附錄詩一首云：

松柏翳危巖，葛藟相絪縕。兄弟胝他人，患難亦相賴。行酒烹肥羊，嘉賓填門外。喪亂一以聞，寂寞何人會？維鳥有鸛鵲，維獸有狼狽。兄弟審無猜，外侮將予奈？願為同岑石，無為水下瀨。水急不可濟，石堅猶可礪。誰謂百年長，倉皇已老大。我邁而斯征，辛勤共麤糲。來世安可期？今生勿玩愒！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：

十一月初二日，孫發家信第十五號，外小鞋四雙，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，大約新正可到。

十五日戌刻，孫婦產生一女，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，更初始作勢，二更即達生，極為平安。寓中所僱僕婦，因其刁悍，已於先兩日遣去，亦未請穩婆，其斷臍洗三諸事，皆孫婦親自經手。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，十七日大愈，現已復元。係鄭小珊醫治。孫等在京身體如常。同鄉李碧峯在京，孫憐其窮苦無依，接在宅內居

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館也。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，寫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，知家中百凡順遂，不勝欣幸！

男等在京身體平安，孫男孫女皆好。現在共用四人，荊七專抱孫男，以春梅事多，不能兼顧也。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歸上房。孫女滿月有客一席。

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，較有樂趣。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敎，亦不督責。每日兄弟語笑歡嫗，蕭然自樂。九弟似有進境，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。

男今年過年，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銀五十兩。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，今冬乃絕無此項。

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，是男在外有負累，而家無負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雲則南北負累，時常憂貧，然其人忠信篤敬，見信於人，亦無窘迫之時。

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，擬明年春初出京。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。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，岱雲約男同送家眷，男不肯送，渠謀亦中止。

彭山岷出京，男爲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數付來。心齋臨行時，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，不知能踐言否？

嗣後家中信來，四弟六弟各寫數行，能寫長信更好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

男國藩國荃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，內早家中信六件，寄外人信九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與九弟身體清吉，家婦亦平安。孫男甲三體好，每日吃粥兩頓，不吃零星飲食，去冬已能講話。孫女亦體好，乳食最多，合寓順適。今年新正景象陽和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。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，付鹿脯一方，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。鹿肉恐難寄遠，故燻臘附回。此間現燻有臘肉、豬舌、豬心、臘魚之類，與家中無異。如有便附物來京，望附茶葉。大布面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，則其價亦賤，茶葉亦好。家中之布，附至此間爲用甚大，但家中費用窘迫，無錢辦此耳。

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，男代爲張羅，已覓得館，每月學俸銀三兩。在男處將住三月，所費無幾，而彼則感激難名。館地現尚未定，大約可成。

在京一切自知謹愼。即請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新正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，並鹿脯一方，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岷轉寄，不知到否？去年臘月十九發家信，內共信十餘封，想已到矣。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。初八早，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

香祝嚮。下半日荃弟患病，發熱畏寒，遍身骨節痛，脅氣疼痛。次早，請小珊診，係時疫症，連日服藥，現已大愈。

小珊云：『凡南人體素陰虛者，入京多患此症。』從前彭楙樓夫婦皆患此症，羅澤南勞辛階鄧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。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，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。

九弟此次之病，又兼肝家有鬱，胃家有濕，故病勢來得甚險。自初八至十三，脅氣疼痛，呻吟之聲震屋瓦，男等日夜惶懼。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，連日共請四醫，總以竹如爲主，小珊爲輔。十四日脅痛已止，肝火亦平，十五日已能食粥，日減日退，現在微有邪熱在胃。小珊云：『再過數日，邪熱祛盡，即可服補劑。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。』

男自己亥年進京，庚子年自身大病，辛丑年孫兒病，今年九弟病，仰託祖父母福蔭，皆俟萬全，何幸如之！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，男不獲在家伏侍，至今尚覺心悸。

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，男不敢復留。待他全好時，當借途覓擇良伴令其南歸。大約在三月起行。

英逆去秋在浙滋擾，冬間無甚動作。若今春不來天津，或來而我師全勝，使彼片帆不返，則社稷蒼生之福也！

黃河決口，去歲動工，用銀五百餘萬，業已告竣，曉暢庶又復決口。湖北崇陽民變，現來調兵剿辦，當易平息。餘容續稟。男謹呈。

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身體平安。男婦亦如常。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强壯，二月一日開館，現已全復元矣。二月以來，日日習字，共有長進。男亦常習小楷，以爲明年考差之具。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，不復臨顏柳二家帖，以不合時宜故也。孫男身體甚好，每月俄達歡呼，曾無歇息。孫女亦好。

浙江之事，聞於正月底交戰，仍爾不勝。去歲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三縣城尚未收復。英夷滋擾以來，皆漢奸助之爲虐。此輩食毛踐土，喪盡天良，不知何日殲惡貫盈，始得梟而磔滅！

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，攻占崇陽通城二縣，裕制軍即日撲滅，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，餘孽俱已搜盡。鍾逆倡亂不及一月，黨羽殲厥，皆伏天誅。

黃河去年決口，早已合龍，大功告成矣。

九弟前病中思歸，近因離覺好伴，且聞道上有虞，是以不復作歸計。弟自病好後，亦安心不甚思家。

李碧峯在寓住三月，現已找得館地，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，每月俸金二兩，月費一千。

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，重三斤，約計費錢六千文。

男等在京謹慎，望父親母親大人放心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正月所寄鹿脯，想已到。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，具悉一切。又知附有布疋、臘肉等在黃蒲卿處，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？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？

男在京身體如常，男婿亦清吉。九弟體已復元。前二月間，因其初愈，每日只令寫字數紙，二月以來，仍理舊業，依去年功課。未服補劑，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，因年少不敢峻補。孫男女皆好，擬於三月間點牛痘。此間牛痘局係廣東官紳名醫設局積德，不索一錢，萬無一失。

男近來每日習帖，不多看書。同年邀爲試帖詩課，十日內作詩五首，用白摺寫好公評，以爲明年考差之具。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，看文。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，男亦代人作文，因久荒制藝，不得不略爲溫習。

此刻光景已舒，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，些微挪借，即可過度。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。家中去年澈底澄清，餘債無多，此眞可喜。

憨妹僅存錢四百千，以二百在新塞食租，不知住何人屋？負薪汲水，又靠何人？舉五素來文弱，何能習勞？後有家信，望將憨妹家事增細詳書。餘容後稟。男謹呈。

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：

二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，四月初十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。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，因寄有銀、筆、帖等物，待諸弟皆省時當面去接。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，內祖父、父親、叔父手書兩弟信並詩文，俱收。伏讀祖父手諭，字迹更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較健。家中老幼平安，不勝欣幸。遊子在外最重惟「平安」二字。

承叔父代辦諡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圖報！湘潭漆必須多帶。此物難辦，眞假不可邀人去同買，反有奸弊。在省考試時，與朋友問看漆之法，多問則必能知一二。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，則必吃虧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則今年不必買太多，待明年講究熟習，再買不遲。

今年漆新諡具之時，祖父母諡具必須加漆，以後每年加漆一次，四具同加，約計每年漆錢多少，寫信來京，孫付至省城甚易。此事萬不可從儉，子孫所謂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，其餘皆虛文也。孫意總以厚漆爲主，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，愈厚愈堅，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，恐其與漆不相膠黏，歷久而脫殼也。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，不知如何而後盡善。家中如何辦法，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，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。

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，孫因十叔所代之錢，恐家中年底難辦，故向心齋通挪，因渠曾挪過孫的。今渠既未送來，則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，此孫所第

一放心者。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。此地遷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顧家耳。

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，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。牛痘萬無一失，係廣東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，不取一錢，茲附回種法一張，敬呈慈覽。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，可惜鄉間無人知之。

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，今年退出寧波，攻占乍浦極可痛恨。京城人心安靜，如無事時，想不日可殄滅也。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：

四月廿七日星家信第七號內共四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孫兒弟在京平安。孫婦身體如常。曾孫兒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。男種六顆出五顆，女種四顆出三顆，並皆清吉。寓內上下平善。

逆夷海氛甚惡，現在江蘇滋擾，寶山失守，官兵退縮不前，反在民間騷擾，不知何日方可盡平。天津防堵甚嚴，或可無慮。

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，聞又將進京。謝果堂太守（興堯）於六月初進京，意欲捐復，多恐不能。鄭莘田（世任）放貴州貴西道，聚樹藩轉京畿道，同鄉京官絕少。

孫在京光景雖艱，而各處通挪，從無窘迫之時，但不能寄貲回家，以奉甘旨之需，時深惶悚！

前寄書徵一表叔，言將代作墓誌，刻下質無便可寄。慈妹移居後，究不知光景如何？孫時帶罣念。若有家信來京，望詳明書示。孫在京自當謹慎，足以仰慰慈廑。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，係三月廿四日所發，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，男等合室相慶。四妹生產雖難，然血暈亦是常事，且此次既能保全，則下次較爲容易。男未得信時，常以爲慮，既得此信，如釋重負。

六月底，我縣有人來京捐官。王道鑑渠在寧鄉界住，言四月縣致時，渠在城內，並在彭興歧（雲門寺）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，知案首是吳定五，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，定五纔發蒙作起講，在楊畏齋處受業。去年聞定五甚爲發奮。今果得志，可謂成就甚速。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，渠已忘記。後有信來，乞四弟寫出。

四弟六弟考運不好，不必罣懷。俗語云：「不怕進得遲，只要中得快。」從前鄧丹畦前輩（甲名）四十三歲入學，五十二歲作學政，現任廣西藩臺。汪朗渠（鳴相）於道光十二年入學，十三年點狀元。阮芸臺（元）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皆未取頭場，即於其年入學中舉，五十四年點翰林，五十五年留館，五十六年大考第一，比放浙江學政，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。些小得失不足患，特患紮之不精耳！兩弟場中文若得意，可將原卷領出

寄京；若不得意，不寄可也。

男等在京平安。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，皮色亦黑。

逆夷在江蘇滋擾，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，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。江寧、揚州二府頗可危慮。然而天不降災，聖人在上，故京師人心鎮定。

同鄉王翰城（繼賢，黔陽人，中書科中書）告假出京。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。與鄭辛田、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。鄭名世任，給事中，現放貴州貴西道。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，後於七月初一請入扶乩（另紙錄出大仙示語），似可不必輕舉妄動，是以中止。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。

同縣謝果堂先生（興堯）來京為其次子捐鹽大使，男已請至寓陪席。其世兄與王道鑅尚未請，擬得便亦須請一次。

正月間，俞位青先生出京，男寄有鹿脯一方，託找彭山屺轉寄。俞後託謝吉人轉寄，不知到否？又四月託李黃岡（榮燦）寄銀，寄筆，託曹西垣寄夏，並交陳季收處，不知到否？

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，男僅留上唇鬚，不能用水浸透，色黃者多，黑者少，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。男每接家信，嫌其不詳，嗣後更願詳示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

孫男國潘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：

七月初五日發第九號信，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，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，乃決計不送。初五日發信後，至初八日，九弟仍思南歸，其意甚堅，不可挽回，與孫商量，孫即不復勸阻。

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，即有思歸之意，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。孫苦苦細問，終不明言其所以然。年少無知，大抵厭常而喜新，一未到京則想京，既到京則想家，在所不免。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，對弟則簡慢，亦在所不免。

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，嚴責曲勸，千言萬語，弟亦深以為然，幾及兩月，乃決計不歸。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，孫即不敢復留矣。三月復元後，弟又自言不歸，四五六月讀書習字，一切如常。至六月底，因孫有送家眷之說，而弟之歸興又發。

孫見其意是為遠離膝下，思歸盡服事之勞，且逆夷滋擾，外間訛言可畏，雖明知臂螳臂不足以當車轍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，即宜在家承歡，非同有職位者，聞聲而告假，俾人笑其無膽，罵其無義也。且歸心既動，若強留在此，則心如懸旌，不能讀書，徒廢時日。兼此數層，故孫即定計打發他回，不復禁阻。恰好鄭辛田先生名（世任，長沙人，癸酉拔貢，小京官，由御史升給事中，現放貴西兵備道）將去貴州上任，迂道走湖南省城，定於十六日起程，孫即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。

此係初八九起議，十四始決計，即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，十五日僱車，鄭宅大車七輛，渠已於十三日僱定。九弟僱騾車

一輛，價錢二十七千文。時價：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。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，牲口亦極好，其車較常車大二寸，深一尺，坐者最舒服，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。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，僱底下人名向澤，其人新來，未知好歹，觀其光景，似尚有良心者。（昨九弟出京七日在任邱縣寄信來京云：『向澤伺候甚好。』）

十六日未刻出京，孫送至城外二十里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，孫大不放心，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，深爲懊悔。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，始稍放心。茲將九弟原信附呈。

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，先日交車行上腳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，兩項在外。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，另開一單。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，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。孫對九弟云：『萬一少途費，即拙此銀亦可；若到家後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。』然途費亦斷不宅少也。

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，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。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，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。向澤意欲送至家，如果至家，留住幾天，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。

九弟自到京後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。六月因甲三病，就擱半月餘；九月弟欲歸，不肯讀書，就擱兩月；今春弟病，就擱兩月，其餘工夫或作或輟，雖多間斷，亦有常進。計此一年半之中，惟背法進功最大，外此則有《綱鑑》卅六本，讀《禮記》四本，讀《周禮》一本，讀《斯文精萃》兩本半（因《周禮》讀不熟，故換讀《精萃》）作文六十餘篇，讀文三十餘首。

父親出京後，孫未嘗按期改文，未嘗講書，未能按期點詩文，此孫之過，無所逃罪者也。讀文作文，全不用心，凡事無恆，屢責不改，此九弟之過也。好與弟談倫常，講品行，使之擴見識，立遠志，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，將來有路可循。此孫堪對祖父者也。待兄甚敬，待姪輩甚慈，循規蹈矩，一切匪彝慆淫之事，毫不敢近，舉止大方，性情摯厚，此弟之好處也。弟有最壞之處，在於不知艱苦，年紀本輕，又未嘗辛苦，宜其不知。再過幾年，應該知道。

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。孫恐家中駭異，疑兄弟或有嫌隙，致生憂慮，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，至瑣細之故，九弟到家詳述，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。

孫身體如常，惟常耳鳴，不解何故。孫婿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。丫鬟因其年已長，其人太蠢，已與媒婆發換一個（京城有官媒婆，凡買妾買婢皆由他經紀）彼此不找一錢。此婢名雙喜，天津人，年十三歲，貌比春梅更陋，而略聰明。寓中男僕皆如故。

同縣謝東堂先生爲其子捐縣大使，上道矣（王恆信之姪）捐府經歷黃鑑之子捐典史，以外無人。

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，伏望堂上大人放心。孫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

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：

八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家信，內載九弟南旋事甚詳，不審到

否？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，念三郎有信來京，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。刻下想已到樊城矣。不知道上果平安否？男實難放心！

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，在江南桃源縣之北，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。

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，大約和議已成。

同縣有黃鑑者，爲口外官化巡檢，去年回家，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，因使用不合，仍託人攜帶南歸，現寄居男寓，求男代覓地方附回，途費則黃自出。

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，住京兩月，與男極相投洽，臨別依依難捨。同鄉如唐鏡海、俞俏青、謝果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，於男皆青眼相待。何子貞全家皆已來京。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。

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在省起身，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，不知何以無信？陳岱雲家信，言學院十六封門。四弟六弟府考，渠亦不知。

彭王姑墓誌銘，九弟起程時，倉卒未及寫，今寫畢，又無便寄，求告知徵一表叔。

正月十二所辦壽具，不知已漆否？萬不可用黃二漆匠，此人男深惡之，他亦不肯盡心也。彭宮五亦不可用，彼未學過，且太遲鈍。餘俟續稟。男謹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

孫男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：

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，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，內有叔父信及歐陽牧雲致函，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估犯致患不藥而愈，可勝欣幸！高麗參足以補氣，然身上稍有寒熱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後務須斟酌用之。若微覺感冒，即忌用此物。半月康強時，和入丸藥內服最好。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須寫信來京，以便覓便寄回。

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，頗難爲懷，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慮。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，幸甚！近叔父爲嬸母之病勞苦憂鬱，有懷莫宣；今六弟一案得明，則叔父含飴弄孫，瓜瓞日蕃，其樂何如！

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極孝，亦係兄子承繼者。先生今年六十五歲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爲盛德之報。

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，蓋金陵爲南北咽喉，逆夷既已扼吭而攘要害，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，共費去六百萬兩，此次之費，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，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，不動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？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，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。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。牛鑑有失地之罪，故撫局成後，即革職拿問。伊里布去廣東代耆山爲將軍，耆英爲兩江總督。

自英夷滋擾，已歷二年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於國威不無少損。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，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，四海宴然安堵，則以大事小，樂天之道，孰不以爲上策哉？

孫身體如常。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。同縣黃曉潭（鑑）薦一老媽（吳姓）來，渠在湘鄉苦請他來，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，黃求孫代爲開脫。孫接至家住一月，轉薦至方夔卿太守（宗鈞）處，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。

今年進學之人，孫見題名錄，僅認識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四都進入否？謝寬仁、吳光照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。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，不知即黃星平否？

孫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詳，以後務求詳明。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寫出，使遊子如神在里門，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，幸甚敬請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餘容後呈。孫滿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九弟行程，計此時可以到家。自任郎發信之後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，不勝懸懸！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？

四弟六弟院試，計此時應已有信，而榜差久不見來，實深懸望！

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，總以耳鳴爲苦。問之吳竹如云：『祇有靜養一法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』而應酬日繁，予又素性浮躁，何能着實靜養。擬搬進內城住，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，現在尚未找得。

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。九弟歸去之後，予定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之法，讀經常懶散不沈着，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，雖全不記憶，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。

九月十一日起，每課入議每課一文一詩，即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。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，然予於八股絕無門學，雖感諸君獎許之慇懃，則自愧愈深也。待下次摺差來，可付課文數篇回家。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，即借此課以摩擦考具，或亦不全臨場窘迫耳。

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，來則作竟日之談，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。渠言有寶蘭泉者（墳雲南人），見道極精當平實，發亦深知予者，彼此現尚未拜往。

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。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，倭艮峯先生寶蘭泉先生可以友事，師友夾持，雖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：『爲學譬如熬肉，先須用猛火煮，然後用慢火溫。』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養過，雖略有見識，乃是從悟境得來，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，如未沸之湯，遽用慢火溫之，將愈煮愈不熟矣。以是急思搬進城內，屏除一切，從事於克己之學。

鏡海艮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，而城外朋友，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，如鄧憲、西吳子序、何子貞、陳岱雲是也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